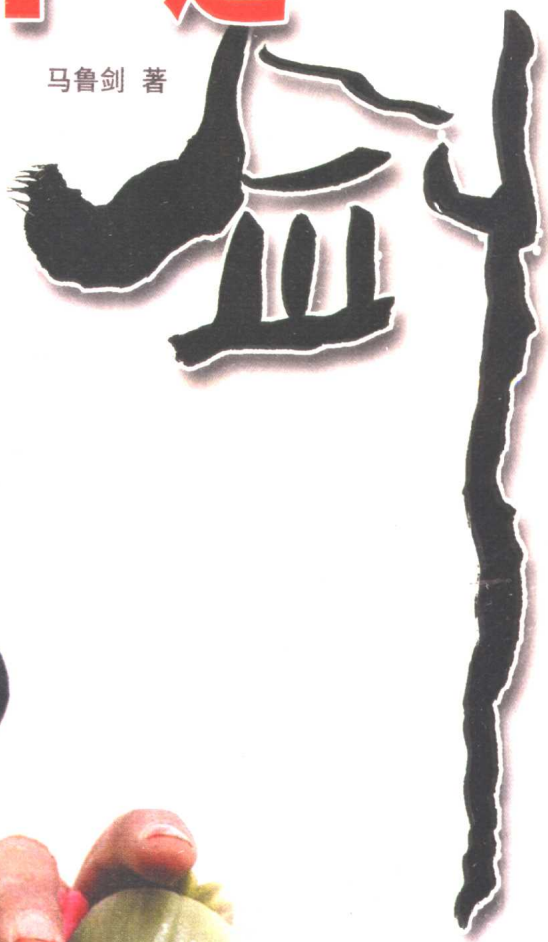


缉毒和反缉毒的生死较量
侦查和反侦查的斗智斗勇

中华之

马鲁剑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华之



马鲁剑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之剑/马鲁剑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7

ISBN 7-5354-2820-7

I. 中…

II. 马…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8546 号

责任编辑:刘 青 尹志勇 责任校对:陈玲凤

装帧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:2

版次: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5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这是美好而明媚的一天。阳光恰如其分地笼罩着整个桂明市。一夜的休憩之后人们又各自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一切看起来都按部就班，井然有序。在这个平静而安详的城市里，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正在上演。

黑暗阴森的仓库内，几束微弱的阳光投射到一个陈旧的木桌上，旁边停放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。一双男人的手将一只精美的礼品盒轻轻放到桌上，他打开盒盖，里面露出一只小玩偶。

戴头盔的男人黄皮笑了笑，从背包里取出一颗微型炸弹，塞到玩偶的腹中。调好定时炸弹的时针，装入礼品盒。

他拎起礼品盒，往摩托车走去。阳光继续照在他阴暗的后背上，他顿时感到一股热劲从心脏涌到喉咙，于是他感到自己有点激动地把礼品盒放入摩托车的后备箱内。然后跨上摩托车，急踩油门，摩托车轰然一声冲出仓库，身后卷起一阵尘烟。

与此同时，警察刘仰的家里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。大门外，几名小孩正在燃放着烟花，他们听见屋里传来阵阵欢笑声。

屋内，客厅的彩纸彩带扑面而来。墙上巨大的红色双“喜”字分外醒目。干警们正在为刘仰和阿惠举行婚礼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何平举着用红绳系着的红苹果走进人群，兴奋地叫着：“小两口来咬苹果，只许动口不许动手！”

张海笑呵呵地拦住何平：“我结婚的时候就玩这个，太没新意了。”

众人也趁着气氛高声起哄道：“对呀，这个游戏太老套了！”

何平像小孩子似的抓了抓脑袋，脑子机械地转了一圈，说道：“那好，师傅，我今天就给你们来个新玩法！”张海听了哈哈大笑：“行啊，你今天要是没创意，我们绝饶不了你！”

何平举起苹果，一边构思，一边向众人喊：“大家安静了，听我说！我的创意是——新娘必须把这个苹果从新郎的左裤脚放进去，从右裤脚拿出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”

这个新颖而尴尬的创意一时间刺激了众人的听觉，都纷纷迫不及待叫“好！”哄笑声持续了好一会儿。

刘仰鼓起勇气，准备豁出去了就做一次实验品。不料看见自己的新娘阿惠面红耳赤，直往后躲。他自己也被大伙搞得不知所措，哭笑不得，窘迫地朝着张海说：“师傅，这叫哪一出啊？”他有点害怕地喘着气，一脸尴尬的惶恐。

“哪一出？”张海显然不买他的账：“今天甭管哪一出，你小子也得给我唱！”何平和几位干警一拥而上，将刘仰按在椅子上。屋外放鞭炮的孩子又听见屋内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哄笑。

就在大伙一起为难这新婚的小两口同时，桂明市郊外林中隐蔽的一幢豪华的别墅里，林滨紧张地站在窗边。透过窗帘，隐隐地可以看见那部白色的面包车。林滨轻轻地放下窗帘，突然如困兽一般地转圈。女友小莉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他，无法理解他此时的激动。

电话铃在安静的屋内骤然响起，小莉和林滨的神经都像被电了一下似的。之后两人盯着电话，心情又随之平静下来。小莉这才发现林滨在使眼色，示意她去接。

小莉谨慎地拿起电话压低声音道：“喂。”她试图听清楚对方的回答，可她发现对方没有声音。僵持了片刻后小莉只好放下电话。呆滞的目光渐渐抬起来，望着林滨，她突然惊恐地扑到林滨怀里：“林滨，我害怕！”

林滨坚决地对她说：“你怕什么？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！”

“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小莉的声音压抑不住地颤抖着。

林滨果断地说：“走！你先走，现在就走！”

小莉又一阵寒战，她畏惧地看着窗外，狠狠地摇摇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林滨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塞到小莉手里，急促地说：“这卡里的钱够你用一阵子，密码就是你的生日。”林滨早就猜到了小莉的拒绝：“不！要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！”小莉望着他哭泣着。

林滨温柔地摸着她的脸，不忍心地责备道：“你真笨，我带着你就等于带着一个累赘，再说他们主要是冲我来的，只要不跟着我，他们暂时不会伤害你的。可惜了，我答应带你出国的愿望，恐怕实现不了了。”林滨一阵叹息。

小莉仍然倒在林滨怀里抽泣着，林滨眼里露出一丝绝望，他摸着她的头……

小莉抱着林滨，动情地望着他：“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能活着就好。”

林滨突然叫道：“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再说就凭这几个人，想要我的命也不容易。你快走，否则就拖累我了。”

小莉仍然是坚决地咬咬牙，倔强地说道：“不，我决不离开你！”她把林滨抱得更紧了。

林滨忽然推开小莉，冲她脸上猛击两拳，他看见鲜血从小莉的鼻子和嘴角冲出。

小莉似乎受不住这种毫无防备的过度的惊吓，全身抖了起来，一时间感觉喉咙梗塞，说不出话。林滨微笑地点点头，小莉甚至难以察觉他脸上有丝毫的怜悯：“这妆化得不错，假戏得真做啊。出去有人拦你，你就说我是畜生不是人，快走吧。”

小莉满脸泪水，她的任性似乎触到了林滨的无奈，只好选择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拿起车钥匙，目光还是没有离开林滨，自己慢慢地走出门外。

林滨走到窗前，又看了那面包车一眼，在房间来回踱步思考对策，似乎想抑制自己的激动，最终他失败了，他拿起棒球棍，将客厅的家具灯饰等物品一通狂砸……

白色面包车内，小平头透过别墅的窗户看见一个身影在砸东西，示意两个手下去看看，两个男子打开车门，小心朝别墅走去。他们走到别墅跟前正准备行动的时候，突然别墅旁的车库门被撞开，一辆白色宝马亮着大灯疾驶而出，他们险些被撞。两名男子转头过去，只见白色宝马疾驶而去。

他们急忙跑去跳上白色面包车，发动引擎，飞速向白色宝马追去。林滨站在窗口，惊讶地看着小平头的车一瞬间消失在他的视野中，似乎有所警觉，快速拿过一个黑色密码箱，匆匆走出客厅。

黄皮开着摩托车急停在刘仰家门口。两个小孩放下手中的烟花，好奇地看着他。黄皮向他们招招手，示意他们到自己身边。于是两个孩子高兴地跑过去。“小朋友，这里是缉毒大队刘仰的家吗？”一个小男孩仰着头踊跃地说：“是，我是刘叔叔的哥们儿。”

黄皮从摩托车后备箱取出那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，递给小男孩道：“那你就把这个盒子给你哥们儿送过去，就说我祝他永远快乐。”小男孩学一个成熟的大人一样接过礼物，爽快地笑着说：“行！”

黄皮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，递给一个小女孩，说：“对了，这封信也交给他。”小女孩接过信，奇怪地看着黄皮。小男孩也好像受了影响，捧着礼盒诧异地仰头望着这个叔叔。

黄皮阴险地一笑，朝两个小孩挥挥手，发动摩托车离去。

小男孩的目光尾随着那车，直到那车渐渐摆脱了自己的目光，他低下头，撅起嘴巴，好奇地看着礼品盒……

小女孩带头拿着信跑进客厅，将信交给刘仰说：“叔叔，有封信。”刘仰正欲打开信，被张海一把抢过：“什么信啊，呆会再看，下一个节目是，刘仰同志必须把苹果从阿惠的左袖子里放进去，从右袖子里拿出来，这就叫小两口一辈子缠缠绵绵。”

众人照例大声地起哄着叫好。口里也像有说不完的话。

在众人的哄笑打闹中，何平悄悄地将一个苹果塞给陈梓岚：“梓岚，咱们缉毒大队就我没娶，你未嫁，干脆咱们一起上？”

陈梓岚推了一下他脑袋，佯怒道：“你是癞蛤蟆……”何平坏笑：

“想吃天鹅肉啊，想了好几年了。咱俩要是结婚的话，你就是拿破萝从我裤脚里塞进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”陈梓岚微笑地看着何平，突然一脚踢向何平的膝盖，疼得何平龇牙咧嘴。

张海奇怪地看着何平：“你干吗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你苦着脸给谁看？”何平委屈地哭诉道：“师傅，有人对我下黑手。”张海正沉迷于这场风趣的婚礼中，不耐烦地摆摆手说：“去去去，别捣乱！”

陈梓岚瞥了何平一眼，得意地咧着嘴笑了。

小男孩却没有进屋，他对这个包装抱有极大的兴趣，他举着礼品盒在耳边摇了摇，听出钟表的滴答声，于是他将这个线索想象成妈妈床头上的闹钟，商店摆着的在盒子里转圈的小公主，他越来越兴奋，他无论怎样想象，还是不能知道一个标准的答案，于是他将礼品盒放在地上，决定拆开包装纸。他慢慢地打开礼品盒，拿起玩偶爱不释手。这是他很少见的玩具，他为自己拥有这个可爱的玩具乐了好一阵子。

屋内依旧是热气腾腾的场面。张海兴奋地挥着手：“该办的都办了，最后一个节目，就让小两口甜甜蜜蜜地接个吻吧，时间不能少于三分钟！”宾客们立即拍手起哄。

刘仰拘谨得不知所措，阿惠则幸福而羞涩地笑着。警队的几个小伙子推搡着刘仰说：“马上都入洞房了，还害什么臊啊！”

张海远远站在一旁，看着刘仰的那副窘样，得意地笑了。大家都沉醉在这样的氛围，只为眼前的情景尽力地大笑，似乎忘记了一切。

突然，门外一声巨响，爆炸的冲击波将玻璃窗震碎。众人霎时尖叫着躲闪。张海的兴奋迅速地蜷缩起来，依照他的职业气质，他警惕地扶了一下帽子，急忙掏出手枪，带着何平、刘仰冲出门外。小男孩躺在血泊中。

一名妇女发疯似的扑上前，抱着小男孩嚎啕大哭：“聪聪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……”张海一行人冲过来，见到眼前的这一幕惨状都震惊得睁大了眼睛。阿惠不忍看下去，转过身捂嘴痛哭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不敢相信。

张海怒目圆睁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从口袋里拿

出那封信，急忙拆开。信纸上写着：警察结婚，鸣炮助兴——你们的老朋友。

刘仰等人也凑了过来一起看信。张海怒不可遏地用力将信纸撕得粉碎。随后，他皱了皱眉头，缓缓走到小男孩跟前，他感到鼻子一阵发酸，含泪将他抱起来，悲愤而冷峻地对大家说：“是这个无辜的孩子救了我们这些大老爷们。”

孩子的妈妈悲惨地哭喊着……

张郝才拿起一把警用手枪，聚精会神地安装子弹，把手枪插入枪套，又拿起一把左轮手枪端详了一下，塞进后腰。他戴上警帽，整理了一下警服，大踏步地走出门外，朝一辆警车走去，他拉开车门，迅速上车。警车疾驰着远去。

高磊坐在玉石有限公司办公室大班椅上打着电话：“当断不断，过后更乱，这可是参谋长的意思，干吧！”说完，挂断电话，转过身来，重重地抽了口雪茄。

张郝才右手驾驶着警车，左手拿着手机喊道：“非要这么做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”他挂断电话，猛踩油门，原地急速调头，飞驰而去。

市郊公路上，一辆出租车飞快地行驶着。林滨坐在后座上不断地催促司机曾大志：“快点！再快点！”曾大志透过反光镜看了一眼林滨，加快速度。林滨神情慌张，不时左顾右盼。思考片刻后，他拿起手机拨号。

张海一行人匆匆走进缉毒大队办公室。刘仰走到张海面前说道：“师傅，看来这帮狗娘养的，今天是冲着我来的。”

张海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坐下，说：“不，应该说是冲着我们来的，这帮丧尽天良的毒贩子！刘仰，为了安全，你必须马上搬家！”刘仰感到不满，很不服地仰着头：“师傅，让你徒弟当缩头乌龟，这也太跌您的份子了。”

张海听了刘仰的话，严肃地呵斥道：“少废话，让你搬你就搬！”刘仰也提高了音调：“那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房子啊。”

“先委屈你和阿惠，到局里的集体宿舍住一段时间，那里安全。”张海命令道。

此时张海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，张海立即拿起接听。里面传来林滨的声音，“是缉毒大队吗？”“是。”张海道。“我要向你们投案自首。”

张海警惕地皱起眉头，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事要投案自首？”“我现在被人追杀，请你们派人来保护我。”张海听到电话那边有急促的喘气声。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“我在一辆出租车上。”“那你让司机开到缉毒大队来。”张海果断地说。“恐怕来不及了，我已经被他们盯上了，你们最好派人到西江化工厂等我。”

对方紧接着将电话挂断，张海一只手托着下巴，陷入沉思中。

刘仰上前一步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有情况？”张海点点头，两眼往何平和陈梓岚之间转了一个来回，对他们说道：“走！我们去西江化工厂。”

刘仰追上来说：“师傅，我也去！”

“不行！”张海大声喝道：“你现在就给我回去搬家，梓岚，你去帮他。”“行！”陈梓岚十分爽快。

张海转身道：“何平，咱们走！”然后两人迅速离去。

刘仰顾不上什么了，急忙抱拳向陈梓岚作揖：“梓岚，搬家大事就拜托你了，我要跟师傅去现场。”说完急忙跑出门追赶张海。陈梓岚无奈地拿起电话拨号：“市局总务科吗？”

一辆警车停在西江化工厂附近公路边，张郝才从警车上下来。跟在他身后下来的是化装成警察的小平头。张郝才转身低声道：“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小平头机警地点头：“放心，都准备好了。”“手脚利索点，东西放好就赶快离开！”张郝才压低了声音。

林滨乘坐的出租车从远处驶来。小平头急忙指着那车说：“就是这台车。”张郝才点点头：“你先上车躲着，按计划行动。”

出租车驶近。张郝才示意出租车靠边停下。

林滨满怀希望地看着远处的张郝才，迅速递给曾大志一百块钱说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这时，张郝才走到车旁敲窗户。曾大志急忙摇下窗户，将自己的证件递给张郝才，谦恭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没犯什么错吧？”

张郝才不回答，突然拿出手铐，一把将曾大志的手铐在方向盘上。曾大志惊恐地看着手上的手铐，慌乱地叫道：“哎，你凭什么抓我？”

张郝才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你们涉嫌贩毒！”说完掏出警用手枪，对准林滨喝道：“下车！”

林滨这时走过来，说：“警察同志你别误会，我就是给你们打电话投案自首的人！”说完他急切地望着张郝才。张郝才闻听此言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微笑地说道：“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是专门来接你的。”说完，拉开车门，扶着林滨下车，朝警车走去。

“哎，同志，我可没贩毒啊，你肯定是搞错了！”曾大志着急地想抬起手，可是被手铐束缚着。小平头从警车上下来，提着一个旅行袋，向出租车跑去，与林滨擦身而过，转身向林滨笑了一下。林滨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，顿时惊呆了。

小平头走到出租车尾，打开后备箱。

林滨意识到了什么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现在他只有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在他面前，一支警用手枪死死地抵住了他的额头。出租车内，曾大志听到枪响，吓了一跳。不一会儿，又传来一声枪响，曾大志再次确凿地听见了这种恐怖的声音，他全身都虚脱了。

警车旁躺着两个人：一边是已经毙命的林滨，他手上握着一把左轮手枪；一边是正在呻吟的张郝才，他掏出手机拨号：“刑警大队吗？我是张郝才……”

出租车内，曾大志惊魂未定时，一支手枪突然对准了他的脑袋。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曾大志吓得浑身颤抖。

小平头狡猾地笑了笑：“你放心，警察是不会随便杀人的！再说，留着你还有用呢。”说完又阴险地干笑了两声，收起枪扬长而去。曾大志朝着小平头离去的方向，带着哭腔叫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，我可

真是冤枉啊！”曾大志脑子乱得像翻转过来，他望着此情此景，惊慌得不知所措。

法医周民贵蹲在林滨的尸体边勘察完毕，又走到张郝才跟前查看他的伤口，他轻轻惊叹一声：“伤得还不轻！张处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张郝才用微弱的声音答道：“这小子开枪拒捕，被我给击毙了。”

周民贵疑惑地看着张郝才的伤口，听到这话一愣。张郝才咄咄逼人地看着周民贵。二人对视片刻。周民贵显然有些胆怯，张郝才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周啊，这帮毒贩子可都是亡命之徒，我听说，今天有人在刘仲家里放了炸弹，还炸死了个孩子。你不是也有孩子吗？他上个大学多不容易啊。你也快退休了，该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了！”

周民贵沉默了片刻后低声说：“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”张郝才诡异地笑笑：“这小子开枪拒捕，对吧？”“是、是。”周民贵无奈地点点头。

两位刑警走过来，用担架抬着林滨的尸体上了一辆救护车，另一位刑警扶着受了伤的张郝才也上了救护车。

救护车鸣着警笛疾驶而去，周民贵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此时，缉毒大队办公室的吉普车正急速行驶在公路上。张海驾车，刘仰、何平也在车内。

刘仰将头探向张海道：“师傅，给你打电话自首的是什么人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张海道，“对方没通报姓名。”何平插进一句：“该不会有诈吧？”“有诈怕什么！”张海愤怒地说：“不是都已经炸过了吗？”

吉普车经过现场，张海和刘仰一行人跳下车，诧异地四处张望。

张海拉过一个刑警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张队，这回治安处可露脸了，”刑警高兴地说，“一次就缴获了十公斤海洛因。”张海惊讶地问：“这么大的事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”何平不满地丢下一句：“他张郝才的手也伸得太长了。”

“瞎猫撞上死耗子呗，”刑警不屑地说道，“也是他们的运气，这下他们可要立功受奖了。”

“那你们刑警来干什么？”张海又问。刑警无奈地耸耸肩：“死人

了，这下又够我们忙一阵了。”

“谁死了？”张海问道。刑警说：“毒贩啊，他开枪拒捕，被张郝才击毙了，张郝才也负了轻伤。”

这时传来曾大志的叫声，“冤枉啊，冤枉啊！”张海和刘仰回头看到两位刑警拖着曾大志，将他塞上停在马路边的警车。

刘仰一震，急忙跑过去。曾大志看见刘仰，如见救星，立刻哀求地：“刘哥，我是冤枉的！”刘仰奇怪地问：“大志，怎么会是你？”

曾大志沮丧地垂着头：“我今天真是撞上鬼了，有人雇我的车送货，我刚接上货主，没开出多远就被警察拦住查车，结果他们在我的车上搜出了很多海洛因，那个货主又被打死了，我这下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”

曾大志话音未落，就被两位刑警推上了警车，刘仰觉得此事不妙，还想上前询问，被一刑警拦住：“哥们，这条鱼是我们网住的，你就别伸手了，有话等我们审完了再说。”刑警上车，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了，警车呼啸而去。

刘仰无能为力地愣在原地，张海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：“发什么愣啊？”刘仰喃喃道：“奇怪，这事太奇怪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曾大志平常走路都怕踩死蚂蚁，怎么敢干这样的事？”刘仰终于把对此事的疑惑说了出来。张海思考片刻，对何平说：“你到西江化工厂看看。刘仰，你跟我走。”刘仰奇怪地抬了一下头：“去哪？”“医院。”张海说。

张海和刘仰推开医院的门走进来，躺在病床上的张郝才一愣，既而微笑道：“你们两个来干什么？”

“领导负伤了，我得来看看，”张海笑咪咪地答道，“张处，这回你可立大功了。”“怎么，妒忌了？”张郝才调侃道。

张海摆摆手：“不是妒忌，是奇怪，怎么这么巧，十公斤海洛因莫名其妙被你给撞上了。”

张郝才突然严肃地拉下脸来：“说话要注意分寸，什么叫莫名其妙？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我今天就成了烈士了。”

张海坐到张郝才床边，认真地说：“张处，既然牵涉到毒品，我

这个缉毒大队长就有必要找你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。”

“你这个黑旋风的臭脾气，见谁都来三斧头，”张郝才不满地说，“你就不能等我伤好了再说？”张海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您知道规矩，这么大的案子，我们不能等。”

张郝才急了，并且感到紧张：“你这个倔驴子，怎么这么不懂人情世故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”“张处，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？”

张海依旧笑眯眯地，“我怎么敢怀疑你呢？我们只是想向你请教请教。”“你到底什么意思就明说吧，”张郝才气急败坏地说，“想审问我我就去把手续办齐。”“张处，你别生气，我没那个意思！”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张郝才挑了挑眉头。“我是说你很有运气。”“没错，”张郝才将目光瞥向一边，“人这一辈子有的时候靠的就是运气！”张海道：“不全靠运气吧，张处，你的业务真够全面的。”张郝才又将目光收回：“你这话里有话吧？”张海笑道：“张处长，你不要太敏感，我的话真没别的意思。”

张郝才沉下脸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改天再说吧。”说完闭上眼睛，沉醉在黑暗中，不再理会。

张海和刘仰面面相觑，无奈地走出病房。张郝才听见关门声，睁开眼睛，冷冷一笑。

桂明市玉石有限公司办公室里，高磊背着手，站在琳琅满目的样品陈列架前。黄皮和小平头站在一旁。

高磊转过身朝着二人问：“人是干掉了，可东西呢？”小平头连连哈腰着急地说：“我们在他身上搜了个遍也没找到，他的密码箱里也没有，我想他一定是交给小莉了。”

高磊皱起眉头：“小莉在哪里？”小平头低声颤抖地说道：“总经理，对不起，我们跟丢了，让她给跑了……”

高磊愤怒地挥起手，抽了小平头一个耳光：“你他妈的还有脸说？三个大男人居然让一个小姑娘给跑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物证落到警察手里，那就坏了参谋长的大事！真要那样，我们都得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赶快给我去找！”

黄皮和小平头低着头，狼狈地匆匆而去。

三个月后的一个黄昏，林平走在香港九龙的一条小巷内，他走到一宅院门前敲门，门打开，一大汉堵住门口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“找魏伯。”林平道。大汉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是谁？”“请你跟魏伯说，台北的林平求见。”大汉侧过身子：“你先进来吧。”林平擦过大汉身边，走进门里。

宅院空空荡荡，夕阳笼罩之下显得更加寂寥。院子里几个破门渴望地敞开着，像在迎着可怜的阳光。林平走进宅院里，迟疑地停住脚步。他蹲下身子，突然一柄利斧擦着他的头皮划过，砍在墙垛上，碎砖渣溅了他一脸。林平回头，看见开门的大汉向门外跑去，他随即紧追不舍。

大汉跑到小巷尽头的一堵墙前，无路可逃。他返身拔出匕首，对着飞奔而来的林平狂喊：“别逼我！”

林平停住脚步，脱掉漂亮的西装：“放下刀，你就不用后悔，否则，你马上就要后悔。谁让你干的？”大汉摆好架势，恶狠狠地喝道：“我看你不顺眼！”

大汉猛地挥刀向林平刺去，林平左手挥出一拳，大汉用刀去招架，刀尖划过林平的左臂，划出一道血口，林平右拳迅速向大汉的脸上狠狠地击去，大汉重重地撞在墙上，林平又挥出一拳打在大汉的右耳根上，大汉摔倒在地，鲜血顺着他鼻孔和嘴角流出。大汉挣扎着爬起来，他咬着牙根，仇恨地瞪着林平。

“你不是十四 K 的人，”林平整整衣服，淡淡地说，“他们只用刀，不用斧，说，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”

大汉紧咬牙根，又向林平扑去，林平一拳打在大汉左耳根上，大汉瘫倒在地，林平踩着大汉的脸，脚使劲一碾，大汉的脸牢牢地贴在地面，林平蹲下身，从大汉身上搜出一张旅游通行证。他端详了一番证件，冷笑道：“怪不得国语说得这么好，原来是大陆仔，怎么，你们杀了我弟弟，还想杀我？”大汉大声喘气，咬紧牙关不说话。

林平弹了个响指：“是条汉子，那我就报警了，你跟香港警察去

说吧。”随后他拿出手机拨号。

一辆奔驰跑车在香港尖沙咀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疾驶，在港岛半山某豪宅大门前停住，两保镖走到奔驰跑车旁。林平打开车窗，摘下墨镜，转身对保镖说：“我跟你们堂主约好了，我是台湾来的林平。”

保镖向门里一挥手，林平穿过豪宅大门，走进客厅。随即上来两个保镖搜身，客厅正中坐着一位老者，老者摆摆手道：“不要无礼，这可是深受台湾四大帮派尊敬的林平先生，他要真想杀我，那可是囊中取物。”

“是，堂主。”两位保镖恭敬地退下。林平走向前，向堂主抱拳作揖，微笑地说：“多谢魏伯。”

魏堂主道：“贤侄请坐。”林平在红木沙发上坐下，一女佣给林平端上茶来。魏堂主一挥手，客厅里的人全部退下。

“听说昨天贤侄被人骚扰，”魏堂主继续道，“知道是哪个堂口的人吗？”

林平不介意地摸了摸额头，答道：“是个大陆仔，现在还在警察局蹲着，什么都不肯说。”

魏堂主沉思片刻，随后抬起头来：“言归正传，你找我有何事？”“我弟弟林滨三个月前在大陆被公安所杀，但我对他的死因一直持有疑问。”林平始终摆出一副老板的架势。“哦？”魏堂主略微偏了一下头，道：“你有什么疑问？”

林平站起身来，恭敬地说：“我弟弟不是一个鲁莽的人，他要做十多公斤海洛因的生意，不会不告诉我，何况他去大陆的目的，并不是走私海洛因，而是另有所图。听说我弟弟在大陆经商的关系，都是由魏伯介绍的，所以我这次来，只想了解我弟弟的合作伙伴到底有几人？”

魏堂主沉吟道：“这个关系……开始是由我们香港十四 K 介绍的，可是林滨已有一年多没有和我联系过了，他至今还欠我一千多万港币未还，我也正想派人找他，没想到他却在大陆被公安杀了，死得不明不白。可惜啊，你弟弟可是少年英才，就是经验不多，胆子太

大，只要能赚钱，什么买卖都敢做，加上他心高气傲，也确实得罪了不少人。”

“他在大陆与哪家企业走得最近？”林平又走上前一步。“走得最近……应该是泰国凤凰集团在桂明市投资的西江化工厂。”

“那好，”林平握了一下拳头，“我马上就去大陆，魏伯能否帮我指点一下迷津？”

魏堂主为难地摇摇头：“山高路远，鞭长莫及啊。如果贤侄经济上有困难，我倒是可以赞助一二。”

林平失望地说道：“钱的事就不必麻烦魏伯了，此去大陆，前途未卜，但为了使弟弟的死因水落石出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告辞了！”

魏堂主并无挽留之意，林平走到门口，突然回头：“听道上的朋友说，魏伯最近也开始做冰毒的生意了？”魏堂主微微一笑：“道上的人就爱造谣中伤，不足挂齿。白货生意利大，风险也大，我老了，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。怎么，贤侄也想做点冰毒生意？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。”林平礼貌地鞠了一躬：“不必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林平说完昂首大踏步走去。

魏堂主一挥手，管家走到他身边。魏堂主对管家低声耳语：“派人盯着他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另外通知我们的老朋友，他们的冰毒样品已经收到，质量不错，我们香港十四 K 可以长期做他们的海外总代理。”管家道：“是。”

桂明市某别墅外草坪上，高磊与黄皮并肩由远及近地走了过来。

黄皮凑在高磊耳边，眉飞色舞地说道：“总经理，6·18 的事情总算给摆平了，那个姓曾的司机一审判了死刑。”

高磊意味深长地摇摇头说：“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听说那小子的母亲四处喊冤叫屈，张海他们对这个事情仍抓住不放，再说，小莉到现在都还没找到，说不定手上还攥着对我们不利的证据，麻烦的事情也许还在后头。”

黄皮满脸堆笑：“高总，我会加倍小心的！那个老太婆就交给张郝才对付，我一定想尽办法抓到小莉！最难办的是那个张海。”